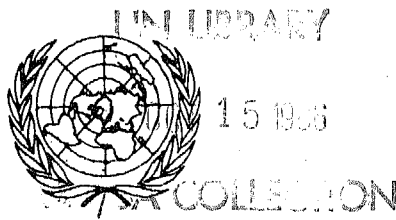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401
12 November 1982
CHINESE

第二四〇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11月12日

星期五下午4时1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蒂帕尔多斯先生

成员国: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巴拿马)

凌青先生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辛克莱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正弘先生

努赛贝先生

诺瓦克先生

阿塔乔先生

阿梅加先生

伊鲁姆巴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约翰·汤姆森爵士

柯克帕特里克女士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 A-3550室)。

82-61260/A

下午4时20分会议开始。

悼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先生阁下

主席：昨天，我们大家深为悲痛地获悉，当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先生阁下逝世。

我愿重申，这不仅是苏联人民的重大损失，而且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重大损失，因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世界伟大领导人之一，他在这个动荡和危险的时代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各国之间的和平合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勃列日涅夫主席的名字过去是，今后也将继续是同推进国际缓和、裁军事业、防止核灾难和促进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

正如许多发言人昨天在大会纪念会议上所说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我们哀悼他的逝世，应再次保证致力于《联合国宪章》所铭记的各国间和平与合作的崇高目标。

我谨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分代表安理会成员，向苏联代表并通过他向苏联政府、苏联人民和逝世者家属表示真诚的哀悼。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起立默哀一分钟。

各国代表起立、默哀一分钟。

向离任主席致谢词

主席：我要代表安理会赞扬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哈泽姆·努赛贝先生阁下在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主席所做的工作。我相信，我能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深切感谢努赛贝大使上个月领导安理会工作时所表现的出色外交技能、老练风格和谦恭态度。

向扎伊尔代表致贺词

主席：我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最近被任命为扎伊尔外交部长。我代表安理会成员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他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

1982年11月5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481)

1982年11月9日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483)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摩洛哥、尼日尔和塞内加尔代表的来信，要求允许他们参加安理会对议程上项目的讨论。

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姆拉尼·增塔尔先生（摩洛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奥马卢先生（尼日尔）和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1982年11月12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 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安理会的惯例，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安理会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这个项目的审议。 ”

这封信将作为S/15490号文件分发。

约旦的提案虽然不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或39条提出的，

(主席)

但如果经安理会核可，那么这项参加辩论的邀请就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那些根据第37条应邀参加的会员国所享有的同样的参加权利。

安全理事会有没有成员国想要就这项提案发言？

柯克帕特里克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热烈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向约旦代表表示，我国政府感谢他上个月模范地担任了主席。

最近，就在10月18日安理会审议延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务期限时，我作为美国代表，曾再次比较详细地解释了为何美国反对用以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参加辩论的特别程序。因此，今天下午我的发言将简短一些。

基本的困难不在于安全理事会想邀请巴解组织参加辩论。美国从来没有反对恰当地邀请同安全理事会审议事项有利害关系的政治团体的代表。我们反对的是给予巴解组织某种高于实际应有的地位的政治企图。

这项提案中邀请的措词是要造成安全理事会把巴解组织视为一国政府代表的印象。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不论巴解组织的抱负多大，正如我以前所说，它是由处于各种不同政治管辖下的成员组成的一个集合体。因此，我们将再次投票反对从外表看来是把巴解组织发言人当作一国政府代表的邀请。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如果没有别的安理会成员想在这个时候发言，我就认为安理会已准备对约旦的提案进行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扎伊尔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的结果是：12票赞成、1票反对、2票弃权。提案获得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成员，我收到了1982年11月12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谨请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允许我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参加安全理事会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这个项目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以前在审议议程上的事项时曾邀请过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按照这方面过去的惯例，我提议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是应1982年11月5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481）和1982年11月9日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483）的要求而举行的。

第一位发言人是摩洛哥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姆拉尼·增塔尔先生(摩洛哥)：谢谢主席先生。首先，我和整个阿拉伯集团要同你一起悼念已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主席，并象你一样请苏联代表向逝世者家属和全体苏联人民转达我们衷心的哀悼和慰问。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特别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你们十分迅速地响应了我代表阿拉伯集团——摩洛哥是阿拉伯集团11月份主席——向你提出的举行安理会会议的要求，又允许我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参加这次关于以色列继续执行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特别是最近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上非法建立移民点的政策的辩论。

主席先生，你担任本月份主席，我国代表团极其满意。这一方面是因为联合国内都知道你在外交上的敏锐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贵国巴拿马在国际上采取支持正义与和平的立场。

我也要赞扬我们的兄弟、约旦王国的努赛贝大使上个月卓越地、杰出地履行了主席的职责。我还同所有成员一样注意到，扎伊尔外交部长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出席了我们今天的会议。我以我国代表团和我所代表的阿拉伯集团的名义，向他表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他在今后重要而又微妙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对于以色列当权者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加沙、西岸、戈兰高地、黎巴嫩、贝鲁特和圣城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我们开会表示遗憾却没有行动、进行谴责却不加以惩治，这样的会还得开多少次？我们在此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观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证据，证明以色列政府的目标是公开扩张和无耻并吞，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多少次了？

圣城耶路撒冷是被武力占领的阿拉伯城市和领土，现在又被非法宣布为以色列的永久首都，圣城变成什么样了？城内历来主要属于阿拉伯和伊斯兰的产业与地产现在怎样了？穆斯林基金会具有杰出的文化目的，其财产应该不受贪婪之徒染指，不知这些财产会遭到何种命运？耶路撒冷的马加里巴区即马格里布区，原来应该是

(摩洛哥)

充满宗教信仰的虔信之乡，但是以色列政府为了执行把圣城有系统地犹太化的政策而将其征用，这个命运如何？

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其他地区，阿拉伯土地被强迫转让给以色列的公立和私立机构，情况已经到了紧急地步，而国际社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

消息灵通的《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篇十分有教益的文章，作者写道，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以色列使用威胁利诱、甚至强迫手段要全部控制长久属于阿拉伯的土地，这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局势之所以到了最后关头，是由于占领者的苛刻法律，由于世界其他人对每天发生的摧毁一个民族、掠夺其财富的罪行漠不关心或者全然无知。

伊斯兰的圣地也未能幸免。以色列军队在清真寺和圣殿的拱廊下开枪，冒牌的考古学家则破坏着这些建筑的基础，在他们凭想象而不是实际知识随意定下的地点徒劳地寻找犹太教圣殿的遗迹。

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被干脆并吞，说明一贯强横霸道、迷信军事力量的人可以侵犯正当国家的基本权利到什么地步，尽管这些国家的国际边界是普遍承认和尊重的法律所保护的。以色列征伐黎巴嫩，造成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全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反感，也激起了对一个老是被驱离家园、但历经劫难仍然坚持生活的民族——巴勒斯坦人民的巨大同情。黎巴嫩人民也赢得了同样的同情，他们长期以来心甘情愿地采取高尚的行动，同斗争中的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为此付出了最高的代价。

继续执行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叙利亚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非法建立武装移民点的政策，不但公然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而且也是对这些地区合法居民的感情、利益和权利的不可容忍的挑衅。这种政策还在继续，而且最近正当各大洲的殖民统治快要结束时这种政策又升级了，这是明显的时代错误，现代世界再也不能容许它存在。联合国已经作出努力，确保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保护它们

(摩洛哥)

对自己领土的民族权利。正在其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旗帜下战斗的巴勒斯坦人民也不例外。联合国一直坚定地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对其民族领土合法地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有权在这块领土上建立一个主权国家。

因此,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移民点违反了国际决定,非法制造了令人遗憾的不稳定和竞争状况,孕育着今后的危险。

以色列的不负责任行为与各方面有诚意者为中东和平与正义而进行的可嘉的无畏努力背道而驰。以色列政府的盲目政策一次又一次破坏了任何可能出现的机会,因而无从使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最终得到公正待遇,恢复其基本权利,并和平地、合法地向阿拉伯邻国归还其国家领土的被占领部分。

以色列政府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不顾一切、肆无忌惮的行为,是最消极、最有破坏性的障碍,使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十分真诚地想要实现的中东公正持久和平无法实现。

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决回顾其要求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一致决定,必须明确谴责以色列违反了这些原则、违反了保证中东这一动乱未已地区个人和民族基本权利的国际决定。

主席: 谢谢摩洛哥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努赛贝先生(约旦)：我要借这个机会以约旦代表团的名义，对我们时代的一个伟大领袖勃列日涅夫主席的逝世，向友好的苏联人民表达约旦政府和约旦人民的深切哀悼和衷心吊唁。他是一位忠心耿耿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使实际上生活在核灾难阴影下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能和平共处、关系缓和的领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伟大的国家遭受到难以名状的蹂躏，牺牲的国民高达2500万的惊人数字。我要请苏联常驻安理会代表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转达约旦政府和约旦人民的最深切的吊唁。

由于这是我本月份首次在安全理事会的正式会议上发言，我首先要向我们本月份的主席、友好的巴拿马的卡洛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表达我国代表团的诚挚贺忱，祝贺他担任主席。我们深信，在他明智、热心而极为能干的指导下，安全理事会将充分而有力地肩负起它的重任。

我还要深深感激主席对我所说的那些非常友好的话。

我要借此机会祝贺我的同事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实至名归地被任命为友好的扎伊尔的外交部长。

我们今天的会议是再度审议安理会自1967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以来所处理的一个最迫切而具爆炸性的问题。漫长的15年占领本身就是惊人、野蛮、和令人难以忍受的。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以色列占领侵略者所实施的有系统的、肆无忌惮而破绽百出的政策，他们在以非法没收、大规模殖民和明目张胆地并吞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小小的西岸以及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等贫瘠土地、水源和资源的手段来禁锢巴勒斯坦人民的过程中所实施的有系统的、残酷的和赤裸裸的政策。实际上，这种罪恶的禁锢过程几乎已达到无可返回的地步，对区域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后果。

最初所谓的渐近并吞——我们早自1967年始即已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已公开变成并为大家公认是跳跃并吞，以色列占领当局正在为这种并吞调集巨量的

(约旦)

财政和人力资源，争分夺秒，以期阻止依照安全理事会关于被占领领土的各项决议和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其他决议在中东达成公正而持久和平的任何可能性。

不论从那种标准来说，这些事实是惊人的、确实的无可争议的。

在这个简短的初步叙述中，（我等一下还要详细谈一下）我要引用1982年11月10日星期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为“以色列以建立郊区方式吞没西岸”，该记者特鲁迪·鲁宾女士在文中指出：

“被占领的西岸大块大块土地——800,000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正逐渐变成以色列都市区的郊区。以色列政府和私营开发商正鼓励以色列人以低廉的价格在同以色列本土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往的距离内在被没收的西岸某些地点建造他们的‘梦想之屋’。”

该记者还说：

“这种‘郊区化’的过程使美国关于冻结西岸的犹太殖民点数目的主张变得毫无作用。”

鼎鼎有名的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先生于1982年11月1日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其题目无不吉祥，但却一针见血：“还有5分钟即到子夜”。他在该文中对一个基本问题发出警告，那就是上个月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所宣称的达成和平的可能性和持续不断的冲突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冲突最终无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安东尼·刘易斯先生是在评论一项由西耶路撒冷前任副市长梅龙·本维尼斯特先生所作的研究。这项研究现在即将出版，我手头有一个复印本。本维尼斯特先生对这项研究作了简略的说明，这是他于1982年10月下旬和以色列的其他社会科学家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编写的一项关于被占领领土的研究。研究的作者们都肯定说以色列占领当局已夺取了小小西岸整个地区的55%至60%，在1985年以前，也就是在两年又两个月

(约旦)

之内，将安置好100,000名以色列移民者。这是外加出来的，现在已有125,000名以上的以色列移民者在扩大的耶路撒冷（任何人在谈到以色列移民点时通常从不把这部分计算在内）和西岸其他地方居住。

我国政府所得到的资料说明，到1982年10月，以色列已取得的土地总面积达2,407,131方杜努姆——一个杜努姆等于四分之一英亩，而被占领西岸地区的全部面积只有550万方杜努姆多一点。并吞土地的过程现仍继续不断地在进行。

约旦政府所得到的消息是，到1982年8月为止，已经建立和有人居住的移民点数目，包括被占领的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居住部分及其周围的移民点在内，共有139个移民点和城镇。此外，还有四个月前经官方宣布、目前正在建设的20个新移民点。

除上述的数字外，还应加上四个从军事营地改成的平民移民点——一个位置靠近希布伦（哈利勒），一个在俯视纳布卢斯的杰镇山上，另外两个在杰宁镇附近——以及经过“加密”的另外19个现有的以色列移民点。所谓“加密”通常是指把移民点变为城镇和市中心——所有这些地点都由三条主要高速公路干线及支路紧密连接着，纵横交错于整个西岸和加沙。这样就使1948和1967年的分界线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所有这些移民点使现存的以色列移民点和城区的总数超过163，其中包括四个即将由军事营地变成的平民移民点在内。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于1982年11月6日在以色列电台宣称，在本年底以前将完成我在前面提到的20个新的移民点。

以色列的移民活动长期来在大规模地进行着，它不仅环绕着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且还在人口稠密区域之间的地方和遥远的内地，以确保将所占领的领土肢解殆尽，从而使人不仅几乎不可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或建立一个自治的巴勒斯坦当局，更不用说建立国家了，而且甚至也不可能避免产生南非已经建立且继续建立的那种恶名昭彰的班图斯坦。实际上，以色列的移民计划就是要

(约旦)

把处境艰苦的巴勒斯坦人沦落到临时性栖居的地步。

事实上，以色列人提到那些的巴勒斯坦人时只把他们当作是迟早要离开的过路客而已。于是巴勒斯坦人所得到的只是为了生活方便在当地所设置的一些地方性服务设施，以待他们（这块土地上的合法居民）在被剥夺了土地、水源和其他资源，以及由于这些资源的自然消耗，最后无可奈何，要末一走了事，要末就地饿死。正如梅尔·卡汉尼所说的，——而此人并非跟着少数人人云亦云，而是反应着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政府所执行的官方政策——如果巴勒斯坦人不顾压迫和剥夺而要坚持留下最后还是会被国家——和移民组织的恐怖主义，强迫驱逐出去的。驱逐的手段包括集体屠杀和绑架儿童。过去两年来就是这样干的，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从1947年至今已成了这方面最拿手的专家。

我手边有一份详细的地图，它虽然不完全，但描绘出以色列截至1982年7月为止移民的规模。这份地图是犹太人机构移民部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移民司所绘制和印刷的。我已要求将地图复印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紧急散发给安理会成员。遗憾的是，由于种种技术上的考虑，地图未能复印。同时，我的同事阿卜杜勒·哈马德勒先生（他是专程为这次会议从安曼赶来）在你主席先生的容许下，将对这幅地图的情况显示简要地说明一下它的全面深刻的涵义。我希望这份地图能及时向安理会成员散发。*

阿卜杜勒·哈马德勒先生(约旦)就该地图作了简要说明。

努赛贝先生(约旦)：我还要综合刚才哈马德勒先生所说情况提供一份书面说明*。

现在大家都可以清楚看出，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人的图谋是把剩下的巴勒斯坦人从他们巴勒斯坦祖先留下的家园的剩余部分全部驱逐干净。我现在带来著名专栏作家，约瑟夫·希尔契先生的一篇登在11月9日，星期二，也就是三天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十分直率的文章。

文章的标题是“贝京对里根”，大概是指贝京定于11月19日将在白宫会见里根。这位专栏作者写道：

“10月28日，本报驻以色列特约记者，特鲁迪·罗宾站在希布伦街头，眼看着以色列的推土机在这个古老的城市的心脏地区拆毁阿拉伯人的住房，为以色列的移民点开辟道路。希布伦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这片阿默莱蒂人的土地上出现犹太人以前几十个世纪就已存在的城市，是他们给予先知之父，亚伯拉罕一块葬身之地，它是最神圣的伊斯兰城市之一，市内的巴勒斯坦居民人数达80,000人。”

我还要宣读希布伦市长的一份电报。他只提到在希布伦市中心地区正开始加紧移民活动，目前希布伦市已经被包围在阿尔巴镇和其他巨大的移民点之中。电报说：

“以色列军事当局遵照以色列政府1980年的决定开始拆除希布伦市中心的房屋和商店以改建以色列移民者的新房。

“被拆除的房屋屋主和居住者名单如下”—

当然。毗连和邻接的房屋屋基在拆除行动中也遭到严重损害—

“(1) Yousef Sharabati

* 将作为文件S/15488散发。

(约旦)

“(2) Abdol Sami Sharabati

“(3) Salah Eid Zeitoun

“(4) Mohammed Amin Bader

“(5) Rashad Bashir Sharabati.”

希布伦代理市长，努斯达法·阿纳查在这封电报下签了名。希布伦的市长正如安理会知道的，早已被驱逐而离开了他西岸的家园，两年前还到安理会来过。

希尔契尖刻的评论还揭露了一些可怕的事实。他指出，这种行动是对美国总统及其政策的直接挑战。希尔契先生又说，这种挑战为双重形式。它宣告要建立更多移民点的进一步计划，用他的话来说，这些移民点“的设置时间就是要选择在占领领土内的犹太人人数可将许多阿拉伯人挤出他们祖传家园的时候。”

他接着说：

“就在利维先生宣告后第二天，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个发言人，占·班·犹塞夫先生说，今后五年该区的目标是400,000犹太人，三十年内该区的犹太人将达140万人。”

西岸和加沙是不可能容纳140万犹太人和现在已经住在那儿的120万阿拉伯人的。里根总统宣布他的中东和平的新计划，其中包括立即冻结移民活动时，贝京则谴责整个计划，其中也包括里根所要求的冻结在内。

希尔契先生评论说：

“贝京先生将到华盛顿去，岂仅只是与总统对抗。他还要总统在每年已经给予以色列大约30亿美元——确数要看怎样估算而定——的补助之外，另加10亿美元。以色列的支出由于入侵黎巴嫩而直线增加，这又是对总统的对抗行动。贝京此行的态度对抗性更强，而且还要求给予进一步的补助。”

(约旦)

这位专栏作者最后说：

“中东的未来形势将取决于总统采取何种作法。”

我在发言开始时曾应表示我国政府对安全理事会依照第446(1979)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的主席，葡萄牙纳蒂亚斯大使和委员会成员玻利维亚的萨瓦拉先生和赞比亚的穆图克瓦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他们依照第465(1980)号决议第9段的规定编制了委员会的报告。

这份载于1980年11月25日第S/14268号文件中的报告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一份最具有权威性、最客观和最全面的研究。遗憾的是这份报告由于我们无法控制的理由而被一直搁置着。由于安全理事会成员的轮换，总是很难得到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来重组委员会。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尽管这份报告在两年前指出，被占领西岸的土地约有33%已被移民，但报告的结论(这种结论已被从那时起至今一段时间内的进一步移民的活动而否定)确是预见到以色列侵略和占领的趋势及其政策，事到今天，一方面由于以色列肆无忌惮的强盗手段，另一方面由于安全理事会无所行动，占领土地的规模已高达55%到60%。我要向当时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中的成员及其政府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和感激。我希望安理会能见到这份报告并进行讨论和通过。同时，我国代表团要求由安全理事会三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尽早进行改组和重新发挥作用，使安全理事会跟上形势的发展，因为目前形势的发展已大大超过我们最坏的想象。

就安全理事会而言，它已一再声明其不变的立场，即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在占领区建立的移民点一概无效，完全没有法律地位。安理全已坚下决心，一定要把所有的移民点都拆除，因为它们不仅是公然侵略，威胁到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和前途，同时也肆无忌惮地违反了国际法，特别是违反了1949年第四次日内瓦公约。

(约旦)

正如1967年以来我的前任代表们已表示的那样，我曾多次指出，以色列的移民问题是中东及其以外地区和平或战争命运的关键问题。不论以色列扩张主义者制造多少既成事实未来将显示他们的非法作为是会完全无用的。

这只是一种最无法无天的、盗匪和弱肉强食的最恶劣的形式。巴勒斯坦人民和绝大多数人类将确保摒弃这种把一个古老民族从祖传家园赶走的史无前例的作法，将保证公道、正义和法律终将获得胜利。这就必须要安全理事会采取断然的制裁行动。

主席 (译自西班牙语)：我谢谢约旦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马卢先生(尼日尔)：安理会此次会议适逢安理会一个最有影响的常任理事国正在悼念一位孜孜不倦掌舵18年的领导人。为此，我愿首先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先生的逝世向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表示哀悼，并向他们表示我国代表团和我所代表的伊斯兰会议国家集团的慰问。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及其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内的威望和工作对建立当前世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我衷心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允许我参加这次辩论。伊斯兰会议国家集团的成员国也都非常感激你好心和慷慨的邀请。

我本人已经荣幸和愉快地同你在这一受人尊敬的机构内一起密切工作过，因此我知道由你担任安理会11月份主席，毫无疑问会表现出富有智慧和献身精神。我还了解贵国——巴拿马——在我们目前所要处理的中东各种问题上所采取的鲜明和无畏的立场。我深信，我在向一位能倾听别人发言和主持法律正义的人讲话。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约旦的努赛贝大使——在10月份担任主席期间所完成的工作表示祝贺。

最后，对我们兄弟般的朋友扎伊尔大使卡曼达·瓦·卡曼达受之无愧的提升表示高兴。他已在安理会工作了一年，在此期间，他表现得才华横溢、有效率和富有献身精神。我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可以肯定，他被任命为该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之职将会对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做出巨大贡献。

我们很不愉快地注意到，如果说以色列行事有一定之规的话，毫无疑问就是它的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特别是自1967年以来它在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耶路撒冷一直奉行这个政策——别的不说，在此我说的只是这个臭名昭著、侵略成性、蛮不讲理的国家肆无忌惮地搞殖民化的一面。

安理会对以色列的移殖政策作过一长串反应，今天的会议只不过是又一次作出这种习惯的，也是不得不作的反应。安理会一贯唾弃和谴责这种政策，然而以色

(尼日尔)

列占领当局始终不停止实行移殖政策，明目张胆地对被占领领土内巴勒斯坦人集中的地区和一切农业及水利资源进行战略包围。

当前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领导、很多国家的和平组织和善意的人们面对全世界感到苦恼和巴勒斯坦人民苦难日重的情况，正联合起来在该地区注入和平、互信和对话的精神以便使该地区恢复安定的时候，竟然传来了最近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建立新移民点的消息，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占领当局新的所作所为表明以色列仍然决心顽固拒绝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冻结其移殖政策。实际上，尽管以色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增长和恶化，它仍然同意向那些领土投资数百万美元并向在那里定居的移民提供金融和财政便利。一方面说希望实现和平，另一方面又在特别敏感地区（人们至少可以说这些地区在寻求和平方面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进行非法和所费不赀的活动，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合理的关连呢？

因此，应阿拉伯集团要求并得到伊斯兰会议国家集团支持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寻求解决中东问题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最积极和最有希望并且也是空前微妙和关键的阶段之际以色列作出的极其严重的行为。因此，我们一方面请安全理事会一致表示强烈反对以色列这种新的冒险，另一方面我们也促请安理会的各成员，特别是那些最有影响、对维护和平负最大责任的成员，注意到事态的严重性并考虑对该犹太国家实行大有好处的具体吓阻措施。在这件事上，以色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其行动辩解，其唯一作用是在世界上制造混乱和无理破坏解决问题的各种努力。

我相信各位代表十分清楚，当我谈及解决中东问题时，我所指的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因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曾一再指出和重申，这个问题是过去30年来导致这个动荡不安地区发生冲突的核心问题。以色列可能想用一再挑衅、不断侵略和积极殖民的政策来争取时间，企图继续违抗国际社会、蔑视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但是，我深信，它决不能阻挡正义和法律取得不可避免的胜

(尼日尔)

利，这里我说的是：以色列从一切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撤出去；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其家园——巴勒斯坦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和复国以后的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

主席：谢谢尼日尔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马桑巴·萨里先生，安理会已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对他发出了邀请。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发言。

萨里先生（塞内加尔），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主席先生，刚才你对一位伟大的世界领导人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进行了应该的恰如其分的悼念。我谨借此机会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和我本人一起表示哀悼，并请苏联代表团向苏联人民转达这种感情和为他们遭受的这一损失表示慰问。我们也俯首致哀。

我高兴地祝贺一位朋友、安全理事会的一位杰出成员——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出任该国外交和合作部长的要职。塞内加尔同该国享有特别密切的关系。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事事成功。

阁下，我还愿热烈真诚地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卓越的外交生涯、对国际关系的深刻了解、客观态度和你致力于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精神，可以保证你成功地主持安理会会议，在国际关系中促成和平与谅解并伸张正义。

我谨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和我本人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允许我参加这次辩论。这次辩论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行使。

今天我们所审议的问题是委员会极为关心的问题，它不但严重地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还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

今年，安全理事会几次举行会议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和黎巴嫩最近发生的事件以采取适当措施。每一次都是因为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和措施而使安理会不得不举行会议。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都已采取了适当措施来应付局势。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如此频繁地举行会议的事实，表明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切。众所周知，通过的各项决议是要挫败以色列的政策，但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起任何作用。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以色列对待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态度。

今年，以色列的扩张政策达到了顶峰。我们在本会议厅详细地审查了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所造成的悲惨局面。国际社会的反应坚定，几个星期以前大会的表决取得了几乎全体一致的结果。这次表决是重要的，因为它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日益感到恼怒。

今天，我们不得不处理同一问题的一个不同方面，但还是直接有关的方面。在过去几个月中，我荣幸地担任主席的委员会不只一次地表示过这种担心，即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制造的悲惨事件吸引了整个世界的全部注意力，以色列可能借机大胆地实行其非法吞并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计划，以实现其基于所谓政治安全考虑而肆行扩张的野心。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中东最近发生的事件，使人们更加注意这个地区，因而提出了若干提议，以寻求中东问题的公正、公平和全面解决。尽管有时候这些提议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是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有一种共同的态度。例如，在被非法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建立移民点的问题上，所有提议都要求结束这种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非法犹太移民点的政策，因为该政策的目的是改变这个地区的人口性质，是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所有提议都认为，这种政策是实现和平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很明显，任何致力于和平的国家都会赞同这种结论，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结论。

然而，以色列的反应与这种普遍态度恰恰相反。以色列蔑视国际舆论和国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

际法，不仅继续加强现有的移民点，而且悍然宣布将在这个地区建立几个新移民点。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行动哪里有一点象一个愿意进行合作和争取和平的国家所应采取的行动呢？

根据可靠消息估计，目前在西岸的103个移民点内有25,000犹太移民，而1977年只有3,500移民。最近，《纽约时报》报导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位发言人的讲话，内容是说，以色列正在积极执行一项计划，准备在五年内使400,000犹太人向西岸移民，并在30年内使140万犹太人向这个地区移民。实际上，目前正在通过非法从阿拉伯居民中没收土地的新办法来执行上述计划。我还愿强调指出，改变移民点性质的政策，必然会妨碍一个愿意作此决定的未来政府执行把非法占领领土归还阿拉伯人的任何决定。改变了性质的移民点已不再只是小型的农业合作社，而是位于以色列边界附近的城市中心，这些中心常常离市区有一定距离，但可以每天往返。

以色列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和做法，也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几乎每天都有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对平民采取迫害措施的报告。报纸经常报导用武力驱散示威的人，并且不可避免地造成生命损失的消息，还报导学校和其他教育设施被无理关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情况。我们听说，外国教员被迫在政治声明上签名以免被驱逐出境。我们还从报纸上看到，市长和其他正当选举的官员被解职。我们还听说，以色列拒绝向东正教会一位知名人士发给签证。所有这些作法都不是能促进在这个地区恢复和平的作法。

我们不应忘记，新闻报道的只不过是这个地区实际发生的事件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应忘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能采取行动就是承认本组织的失败这一点秘书长在其最近的报告中已雄辩地着重指出过。

因此，这种局势是对联合国的一种挑战，需要由我们来应付这种挑战，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合作。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一定要向杰出、卓越的前任主席、约旦大使阁下、我们的朋友努赛贝先生表示祝贺和敬意。上个月他模范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会议。

最后，我再次吁请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审查这个我们大家极为关心的、威胁到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以便伸张正义、制服暴力。

主席：谢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特爾齊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組織））：主席先生，你对伟大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主席去世所表达的你和安理会的悼念，也代表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感情，我们认为这是世界的损失，也是和平事业的损失。我们同你一样表示哀悼。

主席先生，今天我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向一位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代表讲话，巴勒斯坦人民与你所代表的人民有着极好的兄弟关系。我们深信在你有力的领导下，安理会将取得增进和平的积极成果。

看到你的前任，一位耶路撒冷的儿子，上个月在此领导安理会的工作，我也感到骄傲。他的工作堪称楷模。

我还要对我的兄弟和朋友卡曼达·瓦·卡曼达出任外交部长新职，表达最好的祝愿。虽然我在此失去一位朋友，但我知道他的经验和知识使我和巴勒斯坦人民充满信心，相信他将最好地利用这些经验，同我们一起努力，在巴勒斯坦和平的国土上实现公正和全面的和平。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各成员国邀请我们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我们满意地和感谢地注意到本次会议开始时的表决，反映出一个成员国的态度有了进步性的变化。

我在开始发言时先引述一段话：

“美国的立场长期以来是始终一贯的，关于西岸—加沙地区、戈兰高地和西奈的移民点，我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就此问题经过几小时的讨论后，以色列政府完全清楚我的立场。我们认为以色列在上述地区设立移民点不符合国际法，我多次说过这是对和平的障碍。

“以色列政府对法律的解释与我有区别，他们仍不时授权设立新的移民点。我希望以色列政府严格限制无论是经议会批准的或未经合法批准的设立新的移民点的任何倾向。但是要将我们的意志强加给一个主权国家，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这是1979年5月1日《纽约时报》所载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讲话。现在也应同样适用。

但今天我们看到里根总统的如下讲话：

“我认为威胁之类办法不是好的外交手段。而且我认为这也是不必要的。我想我们大家都理解在那里和平是最终目的。”（《纽约时报》1982年11月12日，第B6页）

这一讲话是对下面问题的答复：

“总统先生，以色列继续无视你的停止在西岸建立移民点的要求。以色列无视停止建立移民点的要求对和平进程有多大损害？你对此打算怎么办？”

（同上）

还能比这种回答更含糊其词吗？国务院发言人艾伦·罗姆伯格先生在美国总统这一讲话之前曾于11月4日发表评论说：

“‘以色列最近宣布有意开始建立新的移民点的工作，美国认为这是最不受欢迎的’。

“他说‘我们过去已经指出，我们不能理解在我们积极争取更多方面参加和平进程的时候，为何以色列坚持这种活动，它伤害所有人，尤其是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对和平进程取得公正谈判结果的信心’。

“罗姆伯格先生还说，建立移民点的活动使人怀疑以色列是否愿意恪守第242号决议交换领土以实现真正和平的诺言”。”（《纽约时报》，1982年11月5日，第A7页）

这岂不令人认真怀疑以色列的意图，怀疑它是否接受该地区和平的概念？那段讲话其实说得很清楚，只要我们能体会言外之意。

大家记得里根总统于1982年9月1日说：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以色列立即停止建立移民点比任何其他行动都能带来使各方更广泛参加会谈所需要的信心。

“增设移民点的活动绝不是以色列安全所必需的，它只能削弱阿拉伯人对于经过自由和公正谈判取得最终结果的信心。”

一段时间来，安理会多次确定：

“以色列在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移民点的政策和做法都没有法律效力，并对中东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构成了严重的阻挠。”(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

然而以色列坚持奉行这项政策，坚持这些做法。安理会要求：

“占领国以色列严格遵守1949年《……日内瓦公约》，废除以前的措施和停止采取可能改变1967年以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法律地位和地理性质及对其人口组成有实质影响的任何行动，尤其是不要将以色列的一部分平民迁入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同上)

可是以色列完全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坚持推动它的政策。

到1980年11月25日为止，安理会于1979年3月22日设立的特别委员会已提出了它的第三份报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次报告被归入历史档案，从未提交安理会通过，更没有进行讨论了。但有一点原因在安理会的决定中讲得很清楚，该决定强烈惋惜以色列拒绝同委员会合作，并对其正式拒绝第446(1979)和第452(1979)号决议表示遗憾。显然《宪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不适用于联合国一个受偏袒的会员国，一个联合国创造的国家——或许是联合国创造的一个不受控制的怪物——或至少是制订这些条款时本来就不打算执行。

研究一下安全理事会第446(1979)号决议所设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为什么未能公诸于世，我们认为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答案就在文件本身，就在题为“建议”的B部分。由于该报告提交给安理会已经有717天了，让我们回顾一下委员会提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出了哪些建议。我引证如下：

“鉴于上述各项意见和结论，委员会提出建议如下。

“委员会对局势作了彻底的审查之后，按照联合国许多尚未执行的关于处理该地区可能一触即发的危险的建议，又参照现有的资料，总结认为为了有关各方的利益，为了该区域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应在联合国主持下找出适当方法和手段，阻止局面恶化。

“委员会认为，移民点和占领的问题引起和平方面的根本问题。这种问题继续存在得越长，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越大。如果错过机会，在该区域内就很难甚至不可能由和睦共处进而达到互相信任和承认。委员会看出大家有明显的一致意见赞成协商解决，相信国际社会应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促成问题的解决。委员会认为，移民点政策是该地区冲突的主要核心因素之一。

“在这一点上，委员会认为，以色列始终拒绝听从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反复呼吁，应该受到谴责。

“委员会再次认为有必要重申其过去的建议，即安全理事会铭记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的不可剥夺权利，再次提请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注意移民政策对于设法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任何努力必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影响。(S/14268, 第241段至第245段)

这些建议，我仅引述了其中的一部分，置于安全理事会的档案室内落灰尘，而安理会却受到阻挠未能审议这些建议。我相信安理会内有人在设法保护以色列，不让以色列执意拒绝合作和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的行为受到十分明确的指责。

这些建议全都很好，但我们必须考虑到特拉维夫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在无辜平民的尸体上横冲直闯的犹太复国主义战争部长阿里埃·沙龙宣称：

“以色列的真正的斗争是在整个以色列国土上的斗争。”(《国土报》19

82年10月6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82年10月27日《耶路撒冷邮报》引述他的话，说得更为明确：

“在全西岸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是对外人企图强加于以色列的各种计划的最好回答。”

该讲话发表在里根总统等人一再作出要求之后。我可以肯定，沙龙并非就安全理事会而言，因为在他看来安全理事会是根本不屑一顾的。

一个名叫哈南·波拉特的所谓民主选举的以色列国会议员于1982年10月表示他的决心说：

“到明年夏天，我们将西岸的人口增加一倍，就将跨过临时界点了。”

但推动侵略的绝不仅是沙龙或波拉特。

犹太协会移民事务部同所谓的犹太劳工联合会移民事务处一起完成了今后五年移民活动战略计划的拟订工作，作为对9月1日里根总统讲话的反应。100,000多名新的犹太移民将加入侵犯我国领土的殖民移民行列。这是1982年9月29日特拉维夫日报《国土报》报道中透露的。我确信里根总统完全清楚他将得到何种答复，根本无需等贝京先生前去告诉他。

大家必须注意到，这种殖民性的移民活动并不是开拓荒野的随意行动。移民计划是在很高一级拟订的，自然具有某种目的。副总理戴维·利瓦伊向殖民移民者们保证“从现在起将在移民区设立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永久性基础结构”我相信安理会各成员国会记起“卓布莱斯计划仍在执行。三年前安理会曾对该计划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犹太殖民移民者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享有同在以色列本土上的公民所享有的同样权利，我们对以色列的这些政策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我具体指的是以色列政府所给予的有关使用国家购置或取得的土地的权利，但我得澄清谁是这些土地的所有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49年犹太民族基金会正式出版一本书，题为《以色列的犹太人材》。该书承认这些土地依法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财产。下面我要从该书中读几段，并请大家铭记1949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共达8000多平方英里——即2000万杜努姆。书中说：

“以色列国全境，除南部内格夫荒凉山区外，只有300,000至400,000杜努姆目前不宜耕种的土地是以色列政府从托管当局接收的国家财产。犹太民族基金会和犹太私人所有者拥有不到200万杜努姆。其余几乎全部依法属于阿拉伯业主，这些人许多已经离开该国。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之间和平条约的条款最后确定时，将决定这些阿拉伯人的结局。”

上述内容写于1949年，说是当以色列同其阿拉伯邻国缔结和平条约后，就将决定这些阿拉伯人的命运。这就根本忘记了还存在一批人，即巴勒斯坦人，而且这是他们的土地。

安理会在此所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办？安理会是继续抓支流还是抓主流？是继续抓枝节还是抓根本？大家要求安理会结束这种长期占领状态，以使巴勒斯坦人民至少在其家园的部分土地上行使自决权。这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这一点甚至对那些谈论谈判的人也是适用的。我们要问：同谁谈判？难道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不是任何关于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领土前途的谈判的主要一方吗？谈判什么？谈判和平？但任何心智正常的人如何能认为对某些人的和平应以消灭主要一方为代价，或至少要巴勒斯坦人默许放弃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国家自己家园内和平与尊严地生活的权利？

殖民移民还不是占领所造成的唯一恶果。占领问题的人的方面，或更确切地说是非人的方面，是人的遭遇和人的命运问题，即使我们把事态化小只谈所谓的巴勒斯坦居民——现在有些人大言不惭地说：让我们来处理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居民吧——甚至巴勒斯坦人民中的这一部分，他们仍在英勇顽强的为他们在美丽的巴勒斯坦的这一部分、在耶路撒冷、纳布卢斯、伯利恒、希布伦和加沙的生存而斗争。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这一部分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是什么？难道不是没收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水，他们的生命线——他们的命脉吗？以色列对我们的父老兄弟犯下这一切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关切，安理会能够从人性和道义上将这种关切束之高阁吗？它能摆脱或逃避这一责任吗？

所谓的巴勒斯坦居民甚至连参加其立法机构巴勒斯坦国民议会的审议的权利也被剥夺。

特拉维夫日报《国土报》1982年10月25日报道，有人问军管政府的高级军官，如果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接受邀请出席巴勒斯坦国民议会会议，是否还能获准返回家园，这个军官说，一向有命令禁止领土居民参加该议会会议。这样，巴勒斯坦班图斯坦居民就连这一权利也被否定了，如果他们不服从，就不获准住在自己家中。

我相信全体成员国都知道针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教育机构的各种专横的规定。强迫全体教员签署文件不向他们自己的民族认同，以此为发给工作许可证的先决条件，这种卑劣的创举就是一种明显的压迫。这种表格曾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表格对想当教员的人提出哪些具体要求呢？表格上写道：

“本人于某月某日提出1982—1983学年工作许可证的申请书，在不影响上述申请书中所作一般承诺的情况下，本人在此宣布，按照防止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好战和敌对宣传行为法，我保证不从事向被认为敌视以色列国之组织提供任何援助的任何行为。”

在所谓民主的以色列学校制度中，全体教师必须保证与其学生和人民的愿望脱离关系，岂不骇人听闻？

有几十名教师被拒绝发给工作证，不能继续他们的使命——教学不单是一种挣钱的职业，而也是一种使命。

昨天，1982年11月11日，以色列军管政府拒绝给贝尔扎伊特大学另外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两名教员延长工作许可证。过去两天来，对巴勒斯坦学术机构的这种压制措施更加严厉。耶路撒冷北面拉马拉的以色列军管当局传唤了贝尔扎伊特大学的16名教授，并命令其中3名离开西岸，其余13名来自各国的外籍教授，被禁止参加该大学的任何活动。该大学的另外15名教授接到命令于下星期一到军事总督总部去接受讯问。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签署这种粗暴无耻的表格。

1982年10月26日《耶路撒冷邮报》报道：

“西岸民政部今天命令纳贾大学的6名教授离开该地区。其中两名持有约旦护照，他们的签证将于11月中旬到期”——

当然他们持有约旦护照；他们也许是巴勒斯坦人，但要回家则需要签证——

“另外四名持有美国和加拿大护照，他们的签证将于1983年1月到期。虽然他们的签证仍然有效，但民政部通知他们不得再进入该大学或在那里会客，因为他们没有工作许可证。

“纳贾大学（在纳布卢斯）解雇的教员现在达到18名，这些人都拒绝在谴责巴解组织的誓词上签名。

“纳贾大学一位发言人星期日称，这些解雇正危及今年教学工作的继续进行。”

据1982年11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一名英国生物学讲师由于拒绝在粗暴无耻的表格上签名，于一天前被驱逐出境。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都知道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已对此事提出抗议。切弗顿教授认为这种表格是

“对已被剥夺民主和自决的人民的严重冒犯”。

他还说：

“造成怨恨只能激起更多麻烦。我反对这种让我干涉别国人民政治的企图，这会得罪我努力与其共事和教育的人……”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伯利恒大学副校长托马斯·斯坎伦修士告诉记者：

“我们强烈反对军方将我们大学的工作政治化的企图”。

他说对外籍教员的要求干涉了

“我们通过高等教育为巴勒斯坦人民服务的宗教使命。”(《纽约时报》，1982年11月6日，第3版)

1982年10月17日出版的那一期《纽约天主教》透露：

“今年六月，伯利恒大学因学生示威反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已被关闭。该大学是应教宗保禄六世要求于1973年创立的。官方称该大学现已开放，但斯坎伦修士说通过以色列路障到校的学生寥寥无几。

“主要障碍是以色列要求教员和学生签署文件，明确表示拒绝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斯坎伦修士说：‘如果上述文件只要求一般地反对恐怖主义和支持占领军，可能不成问题；但要求签署人反对巴解组织，就是另一回事了。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或许有85%，承认巴解组织是他们的流亡政府。’

“他说：‘该大学属梵蒂冈和主内兄弟会所有，保禄教宗访问圣地后设立了这所大学因为他对基督徒从此地区外流情况感到吃惊。他担心一旦没有基督徒在此地居住，这些圣地将沦为博物馆。’

“‘该大学系由梵蒂冈东正教红衣主教会议主办，有正规学生1100名，业余学生200名。

“全部学生都是巴勒斯坦人，40%基督徒，60%穆斯林。教员中有17名美国人，包括三名主内兄弟会修士、两名耶稣会教士和各不同教派的七名修女。

“该主内兄弟会修士说：‘另一问题是，该大学每年必须通过以色列当局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的许可证审查，而又没有核准的正规标准’，

“他说‘某些看来完全合理的要求，却遭到拒绝或拖延。例如，我们曾想利用旅馆经营课程来培训基督徒的导游，但这项要求就被否定了。一项联合国援助方案准备为我们提供计算机培训，但由于延误时间太长而被取消’”。

在计算机问题上，我提醒安全理事会贝尔扎伊特大学想引进一台计算机用于本校的行政管理，但被拒绝发给进口许可证。我不想冷嘲热讽说反话，但或许是以色列军管政府想使我们巴勒斯坦人免受现代技术的恩赐。它从种族主义思想出发，想使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处于落后状况，或是永远保持原始状态。但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会前进的，因为我们下定了决心。

还有其他各种暴行。例如，加沙以色列军事总督将50多名巴勒斯坦专业人员——律师、法官等——召唤至军事总部，对他们拒绝应以色列军方的要求去担任公职给以警告。并命令他们今后必须响应这些要求。这是污辱行为和种族主义殖民者的专横。占领带来的灾祸还有许多更具体的表现。

该怎么办？局势的恶化是长期占领的直接后果。因此，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结束占领，为和平进程创造第一个前提。我以巴勒斯坦人民的名义，并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名义发问：到底让不让安理会执行《宪章》所赋予的任务？

主席：感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看到你主持11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安理工作，我非常高兴。你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杰出的才智，我相信在此多事之秋，我们将有一位谙熟重大国际问题的干练政治家来领导安全理事会。我还要向前任主席约旦的努塞巴大使表示敬意，他于10月份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借此机会请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和苏联代表团就勃列日涅夫主席的去世向苏联政府和人民、向他的家属转达我们的衷心悼念。勃列日涅夫主席是一位杰出人物，他的伟大的政治形象和实现缓和的意志毫无疑问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上留下了印记。

(扎伊尔)

他的去世给苏联人民和政府带来巨大悲痛。我们同苏联长期以来具有亲密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希望虽然他去世了，但苏联将继续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对各国的和平共处和国际关系的和睦作出不可缺少的贡献。

在这所玻璃大厦里反映着强弱不等的各种世界潮流，并力求忠实于旧金山宪章对一个和平世界的规定。在我离开这里，特别是当我离开安全理事会的时候，我心中深感激动。我在安理会遇到如此杰出的人们，实为无比的荣幸。

我感谢主席先生和其他对我讲过友好的话的人。我愿向你们保证，扎伊尔共和国将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的崇高使命，特别是支持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在中东和其他地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和行动。

主席：感谢扎伊尔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个人和在此发言的各位代表表达我的衷心感谢。感谢他们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奥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逝世所表示的悼念。当代世界的一位伟大政界人物和政治家与世长辞了。他的多方面活动同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阶段联系在一起。他对拟定与执行苏联的和平、和平共处、缓和、裁军、防止核浩劫，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断然拒斥帝国主义和战争力量的外交政策，起到了杰出的作用。

列奥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了解联合国的重要作用，他多次强调苏联支持联合国按照《联合国宪章》为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和发展各国间合作所做的各种努力。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所发表的一份文告中强调指出，苏联将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在列奥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指导下所制定的苏联共产党的各项内外政策。

再次感谢各位的发言。

主席：本次会议没有其他发言人了。安全理事会下次开会继续审议议程上项目的日期，将与安理会各成员国磋商后再行安排。

下午6时25分散会